

# 澳華新文苑

### 第1121期

(接上期) 這世道混亂，街道也有點雜亂，高聳的哥特式的教堂混合著巴洛克風格的裝飾。有的教堂混在民居裡，還有的建有巨大的羅馬式拱頂。老城區的居民大多是低矮的兩三層建築，城中心區域則多是非常高大，臨街的層高甚至四米以上，可能是為了抵禦夏日的炎熱。高高的風窗bay window，都裝有不同式樣的護欄。各家門前狹窄的人行道上，建房子的，做生意的，小販販，妓女，都擁擠在一起。有一群穿著華麗色彩看非裔的女人坐在不同的街口，無所事事地嬉笑，忽然有一群狂奔起來追趕一個人。我以為是抓小偷，旁邊有人告訴我，是的！但她們在抓偷竊靈魂的人。他看我不理解，就解釋偷靈魂的人有一種機器，對著人按一下按鈕，就把別人的靈魂偷走了。那些頭頂鑲寶水果女人中，有的就是靈魂被偷的。我說好像印加人才相信這種無知，而且這是一百年前的往事了。“千萬萬確，”他說，這是最近魔鬼的最新邪惡伎倆，是那些所謂進步的搞機器的人的俘虜人的工具，而且，英國已經開始砸爛這些機器了。我無言以對，想想距離電子時代還有一百年，也難怪，只好按緊我的手機口袋。

卡塔赫納是個很現實的城市，現實到幾百年都不會改變什麼，大到城市建築小到家庭器具，包括生活習慣，他們得過且過的精神蔓延在各處。使得現實變得魔幻了。他們每個人都仔仔細細，認真真實地生活，他們視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再合理不過的。比如我在喝咖啡時有兩隻可愛的小豬從街道的上空飛過，我很驚訝，以為是我看到了我自畫的一幅畫的幻覺，我的那副畫名“城市故事”，天上飛的小豬表達不可能發生的事。而咖啡店老板認真地說他們是上校的一對兒女，是上校作戰回來後生的，他們每天或在街道上或在空中玩耍，看！上校太太正走過去，她每天這個時候會去街角肉鋪買八片西班牙火腿。她穿著由歐陸宮廷風格改裝的衣裙，看著很得體但無表情。我的潛意識告訴我上校應該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小說裡的角色。和平時期他非常關注和致力改變社會問題，但他和他表姐的親親近近更被社會關注。我現在關注的是咖啡館的隔壁本應當是一個快餐店的，怎麼變成肉店了？對面畫著女孩舔嘴唇的塗鴉牆依然在，可是吃飽的空無一人。

我好像走了幾個世紀了。終於到了Santo Domingo Square。那個乞丐說Cartagena Cathedral剛剛建好，明天有揭幕儀式，並且他說要在那裡好好地賺一筆。可是我

## 走進卡塔赫納

張仲衡

人圍著評論頭足。我記起來了這是費爾南多·博特羅 Fernando Botero 的作品。明天揭幕應當是這個雕塑。而教堂還要等幾年才完工。那個指揮安裝的正是費爾南多，瘦長的身影與他的體積誇張的作品成強烈的對比，令人忍俊不禁。一個小女孩說喜歡那對乳房，爬上雕塑去親吻。費爾南多說是按照女孩的媽媽的體型的。

我想還算欣慰，雖然沒看到大教堂卻遇到費爾南多·博特羅。正在想著，費爾南多轉過身朝我走來，拍著手上的灰塵問我從哪裡來的，我說澳大利亞，他又問我最初來自哪裡？我說來自中國。他似乎很開心，說他在中國辦了多次展覽，受到很好的接待。我說那是一定的，因為你的藝術成就和中國人的好奇，你會受到最高禮遇。他又問我喜歡卡塔赫納嗎？我說喜歡。喜歡這裡的什麼？他接著問。我說這裡的一切。他笑了，怎麼會是一切，一個地方總是有好有壞。我也笑了，我說就像海綿和水，總是主動或被動地融入對方。又像這裡的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現實和虛幻一樣，都令我愉悅。“太好了，”他說：“你來這裡就對了，你很像我的一個朋友加西亞。馬爾克斯，他看待和表達事物總是多維度，空間秩序被他搞得一團糟。”



女孩與女人雕塑



畫滿黃蝴蝶的牆面

我說馬爾克斯是我欣賞的作家，從八十年代早期讀了《百年孤獨》就無法釋懷了，沒想到你們是朋友。他又一次大笑，笑得白頭髮和白胡子一起跟著顫抖。他說：“如果你願意，我願意介紹你去認識他。”費爾南多向周圍瞄了一下，指著我身後說，跟隨那隻黃蝴蝶，它會帶你去。

去見馬爾克斯我沒感到有什麼不一，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看不到教堂，在遠處時我曾很清晰地看到教堂白色的拱頂。而到了跟前卻是一個工地。在這裡正在安裝一個黑色的碩大女人的雕塑，很多人圍著評論頭足。我記起來了這是費爾南多·博特羅 Fernando Botero 的作品。明天揭幕應當是這個雕塑。而教堂還要等幾年才完工。那個指揮安裝的正是費爾南多，瘦長的身影與他的體積誇張的作品成強烈的對比，令人忍俊不禁。一個小女孩說喜歡那對乳房，爬上雕塑去親吻。費爾南多說是按照女孩的媽媽的體型的。

我想還算欣慰，雖然沒看到大教堂卻遇到費爾南多·博特羅。正在想著，費爾南多轉過身朝我走來，拍著手上的灰塵問我從哪裡來的，我說澳大利亞，他又問我最初來自哪裡？我說來自中國。他似乎很開心，說他在中國辦了多次展覽，受到很好的接待。我說那是一定的，因為你的藝術成就和中國人的好奇，你會受到最高禮遇。他又問我喜歡卡塔赫納嗎？我說喜歡。喜歡這裡的什麼？他接著問。我說這裡的一切。他笑了，怎麼會是一切，一個地方總是有好有壞。我也笑了，我說就像海綿和水，總是主動或被動地融入對方。又像這裡的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現實和虛幻一樣，都令我愉悅。“太好了，”他說：“你來這裡就對了，你很像我的一個朋友加西亞。馬爾克斯，他看待和表達事物總是多維度，空間秩序被他搞得一團糟。”

我說馬爾克斯是我欣賞的作家，從八十年代早期讀了《百年孤獨》就無法釋懷了，沒想到你們是朋友。他又一次大笑，笑得白頭髮和白胡子一起跟著顫抖。他說：“如果你願意，我願意介紹你去認識他。”費爾南多向周圍瞄了一下，指著我身後說，跟隨那隻黃蝴蝶，它會帶你去。

去見馬爾克斯我沒感到有什麼不一，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苦，就像我遇到了費爾南多沒有感到意外一樣。人生本就是無數的奇遇，只是有些奇遇有點出乎意料。蝴蝶扇著輕盈的翅膀，一會兒是耀眼的檸檬黃，一瞬間變成柔和的中路黃色。當我跟著那撲扇的翅膀走進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看到牆上，窗邊，到處畫滿了黃蝴蝶，街上懸掛的裝飾也是黃色的蝴蝶，美麗又獨特，偶爾有一兩隻黃蝴蝶從牆上飛下來一同飛行。令我分辨不清牆上的蝴蝶是畫還是真實蝴蝶，只有虛幻和美妙。在一座黃棕色的房子前，幾隻帶翅的蝴蝶飛落在門旁邊的牆上，貼附在畫滿了黃蝴蝶的牆面。我意識到了這就是馬爾克斯的故居。可是門緊閉著，好像塵封了多年。我無所適從，只好徘徊在街道上，看著滿目的黃蝴蝶，讓我炫目。(未完)

## 本質是追求自由

### 關於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身份焦慮

何與懷

(接上期) 再如《西行》。在這篇最初發表於1998年1月22日的《東華時報》的短篇小說中，女主角夢雲作了一連串的“永居”申請，要面對移民局不准留澳的判決，然後又陷入了漫長而又幾近徒勞的上訴。她在困苦中等待中，很不幸又發現患上了不治之症。故事描寫她貧賤的生活、絕望的愛情，和她在病床上對移民局“好消息”的期盼。這期盼已成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最後，她自動完成了在這塊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在夢幻中病故了。這個短篇的標題“西行”是個雙關語；女主角名字“夢雲”也暗示夢想仿如曇花一現。真是兩個令人傷感的隱喻！

此書中，中篇小說《初夜》最為出色。它反映中國大陸留學生為了在澳居留所遭受的困苦和付出的代價，也是一出反映在性愛情欲上中西文化衝突的悲劇。女主人公白玫品質高貴，潔身自好，可最後，卻因為需要有人以“同居”關係把她從移民局拘留中心擔保出來，被獻身給一個叫做丹尼斯的白人。她過去曾經無數次地懷恨過她的“初夜”；她堅信人生唯一一次的“初夜”應該非常美好非常溫馨的。但是，非常悲慘，到頭來她的“初夜”竟然變成這樣：

沒有感情源泉的滋潤，處女地始終是乾涸的。經驗十足的丹尼斯漸漸失去了耐心，氣喘吁吁地，朝她直刺過去……

丹尼斯發泄了他充沛的精力，坐起身，擰亮台燈，對著染紅的床單睜了一眼，然後像看一頭怪物似地盯著她說：“你都三十四歲了，還是處女？簡直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你到底是犯傻，還是天生性冷淡？你長得很漂亮，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你完全不行……我真的很失望！”

她放聲痛哭，清水、淚水和著血水往下流……她洗了很久，彷彿要把她遭受的所有不幸和屈辱都洗掉。洗完澡後，她表情冷淡地穿上衣服，進到睡房。丹尼斯已經把染著她血跡的床單扔在了地上，換過了另一張床單，悠然躺成一個“大”字，奏著響亮的鼾聲睡著了。白玫開始收拾隨身行李。

二十分鐘後，她拉著行李出了門，走進茫茫的夜色中……

畢業於悉尼科技大學新聞學博士位的微風在一篇文學評論中指出：“無論是留學生之間的情思還是留學生與異域‘鬼佬’之間的跨國之戀，或是新舊交替的情愛都圍繞著如何在異域棲身的問題。”不用說，這種婚愛情愛大多是悲劇，微風的觀察道出了痛苦的真相。

**自我、他者與身份焦慮：錢超英的獨特發現**  
關於“身份”或“認同”問題，錢超英專門寫了一篇學術性很強的文章，題目是“自我、他者與身份焦慮”。他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澳大利亞的例子顯示，“新華人”（即上世紀九十年代居留澳洲的中國留學生那一撥人）文化及其文學表達所探索的自身身份至少涉及到三種對象，即對中國、對其他華人移民、以及對西方社會的他者化運作。在第一種情況下（對中國），他們是“西方主義”的理想者和某種界限的反叛者；在第二種情況下（對其他華人移民），他們是華人移民中的現代人，在第三

種情況下（對西方社會），他們又在內在的驅力下，趨向於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錢超英說：

所有這些不同的身份向度，交織成了糾纏不休的身份衝突。在其中“自我”和“他者”可以反復換位。比如，在對中國的“他者化”中，“西方性”可以當作“自我”的面具；在對西方社會的“他者化”中，“中國性”又變成了揮之不去的“自我”基元；至於和其他華人移民的身份異同，則是這種漂移無定的身份立場錯雜糾纏的灰色地帶；出於“現代人”的精英色彩的自我意識，其他來源的華人可以成為“他者”；出於民族主義立場，“他們”又成了“我們”的一部分，雖然是有點可疑的一部分——正如“我們”在“他們”的眼光中不乏可疑之處一樣。這種反復的換位，其實也就是文化上的錯位或失位 (displacement)，它導致進退失據的“錯置”感，並構成了身份焦慮的深刻根源。

錢超英以悉尼女作家莫夢的短篇小說《月黑風高的夜晚》為例。這篇收入《他們沒有愛情》的小說描寫：一人在家的妻子，被入屋行劫者強姦。在最初的驚駭過去之後，她在羞憤和痛苦中又漸漸地體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充實感與溫暖。這是她從來沒有在平淡的、混合著生計煩惱的家庭生活中體驗過的，她此時“覺得自己好像從桎梏中解放出來，長期浮游者的身體突然觸到了真實的土地”，竟情不自禁地作出熱烈的回應。這樣，“只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就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向她展現某種朦朧的新的人生前景。悉尼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蕭虹博士為收入這個短篇的《他們沒有愛情》一書作序，評論道：這個“小電影”式的故事作為“留學生婚戀主題的狂想變奏曲”，“對男女在婚姻關係的盈虧表上，作了一筆龐大的調整”；不僅男人可以享受婚外情，女性也可以在一些奇特的經驗中未有預料的發現。蕭虹博士的評論顯然具有強烈的女權主義的色彩。而錢超英另辟蹊徑。他發現故事的另一種可能的解讀——在於其像徵性的意義。它顯露了那些澳華留學生在一個急劇變動的環境中尋求新體驗的衝動。破屋而入的異族“竊賊”像徵了“強行進入”到意識層面上的突破性衝動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在推動全部事變的意義上，這個幽靈般、影子般的角色似乎成了故事的真正主角。作為略帶被貶抑色彩的“無意識”的替身演員，這個“偷身”進而“偷心”的黑色竊賊帶來了意外的驚恐與“秘而不宣的驚喜”，代表了被其“侵入”的人們對新的生活態度、新的文化身份的夾雜著渴望的恐懼，以及潛隱的猶豫、分裂與矛盾。這一點使得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女性主義，在其內在的文化意義上，明顯不同於一般西方的女權主義表達，而有更多的澳華留學生文學的自我認知的特質。

錢超英的發現相當獨特，他的“自我、他者與身份焦慮”的闡述很有意思。(未完)

## 讀何與懷博士新作《嬗變》有感

張青

南來四十年，文苑記華年。  
貧富非隨意，深淺信有緣。  
天藍歌鳥聲，沙白詠鸚鵡。  
卅載風雲錄，繽紛到眼前。

## 悲癸卯八月洪災

丹桂飄香

暴雨驟哀莫，淫威毋讓加。  
洪澤摧百鎮，水急捲千車。  
黎庶悲魚蟹，賦責恨龍蛇。  
禍災何慘痛，數字問官衙。

## 無題

林一樑

泱泱無忌憚，下策當良謀。  
趨繁覓榮景，燕鵲顧頭頭。  
二  
泱泱朝涿州，教水向西流。  
寧一鬼城固，萬家淹過頭。

## 那些花兒 (知青百首詩選 50)

晉夫

你是春天早到的天使，  
面帶羞澀，  
含香欲滴。  
心中蕩千的語境，  
呼喚出一團復古的災情。  
那是夜對畫的期許。

把你的枝頭植入畫布，  
輕描你淡粉色的素顏。  
那一層層的紅唇如瀑，  
擁擠的還是多些骨感，  
畫面還是多了些骨感。

芬華走不出盛世的打劫，  
綻放躲不過森林的子彈。  
青春是一場壯烈，  
血洗過半個世紀的草原。  
那些埋在地下花瓣。

如期而至地赴約，  
隨風奔向一身疼痛的分錢。  
為一場歲月的相逢，  
也為一場不期的再見。  
趕一趟煙火人間。



王國斌油畫《我的前夫》(原名《青春之歌》)

## 嬗變：我們這三十年 回顧與紀念音樂朗讀演繹會圓滿舉行

唐培良

2023年9月1日，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和澳洲新藝術聯合共同舉辦的“嬗變：我們這三十年”回顧與紀念音樂朗讀演繹會在悉尼喬治河市政府的Hurstville Civic劇場隆重舉行。此次活動是在喬治河市政府和市政府議員王斌先生大力支持下舉辦的，近二百人參加了活動。

活動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下午一點半開始，陳列展示老照片和繪畫作品。進入會場的朋友被要求帶上老照片，貼在一塊白板上，那些老照片，呈現出滿滿的回憶。由畫家陳秀英老師帶領藝術家與會的朋友們，現場繪制了一幅三十朵花生組成“嬗變：我們這三十”紀念圖畫，像徵著三十年後我們的生活幸福美滿。

第二部分：下午三點，音樂朗讀演繹會正式開始，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歌曲聲中，一段五分鐘的老照片展示視頻把現場觀眾帶回了那難忘的三十年前。

畫外音傳出了趙立江先生的聲音：這是一首三十年前在中國的流行歌曲。誰知道，人們唱著唱著，靈機一動，竟然唱到了“外面”！

隨著主持人康妮女士的開場白：“初到澳洲，見到的是藍天白雲陽光沙灘，殊不知，等待著他們是他們原本沒有想到的崎嶇的生活之路”，趙立江傾情朗讀了唐培良先生的故事：《初到澳洲》。

這是一個我們這一代移民的普遍性故事。為了探尋外面的故事，我們拋家棄子，隻身來到陌生的國度。上海虹橋國際機場依依不捨的告別，下飛機無所適從的茫然神情，歷歷在目，不堪回首又難以忘懷。

黃梅女士的一曲《我愛你北北

雪》，恰到好處地唱出了當年這些海外游子的思鄉之情。

有兩句流行於這一時期滯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公民中間的經典語言。一句稱為“五苦論”，痛感打工苦但失業更苦：“吃不著苦的苦比吃苦的苦還要苦。”另一句是“三難論”：“出來難，呆下去也難，回去更難。”

從一個教師，回復到一個打工仔，這段經歷在唐培良先生心中應該是永不會磨滅的。阮虹女士朗讀的《剛到澳洲找工經歷》，呈現了當年老留學生找工的艱難經歷。

吳書竹女士一曲《花又落》，唱出了那年的我們的寂寞，我們的深情，我們的斑斕，我們的牽掛，我們的愛。

“作為三十年前那一代移民，他們真可以說既是澳洲人，又是中國人。他們從一個長期封閉的單一結構的中國社會，來到一個自由民主開放多元複雜的澳洲社會，無可避免地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除了經濟上幾乎一無所有需要重新起步外，他們還要應對語言困難、思維差異、習慣不同……等等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 帶來的一系列挑戰。正是這些不尋常的經歷給他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這是何與懷博士為《大地留印》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高度概括了當年這批留學生的真實狀況。

《澳洲，是一個讓人夢想成真的地方》。一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來到澳洲，充滿夢想和憧憬的上海女孩這樣開始了她在澳洲的生活。顧錦，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孩，一個不知道市場上買回家的魚是要開肚清洗的，最後煉成了同時開幾家食品店的女老板。

曹育林先生的一曲胡琴奏《二泉映月》，流露的是一位飽嘗人間辛酸和痛苦

的盲藝人的思緒情感，展示了獨特的民間演奏技巧與風格，以及無與倫比的深邃意境，顯示了中國二胡藝術的獨特魅力，給現場觀眾帶來了藝術的享受。

孫晉福，一位曾經的知青，四十年中一員，他作詞作曲演唱的原創歌曲，再一次把現場觀眾帶回了那段歲月。這也是我們四十年當年的真實寫照。

“他們移民澳洲三十年，從事不同的職業，有些已經退休，各人生活狀況可能各不相同，成就可能有大有小，但可喜的是，在澳洲這個平和美麗的國度，他們落葉生根，開花結果了。”趙立江的畫外音，引出了著名詩人映霞的故事《我在澳洲農場的那些日子》。一個城市女孩，從未在農村生活過，初到澳洲，就這樣在澳洲農場滾滾跌跌！



孫晉福演唱他作詞作曲的《記得那一年》。



演員和全體觀眾唱起《明天會更好》。



嘉賓演員大合照

澳洲的價值觀，不管做到多麼高層多麼有錢，仍是與澳洲格格不入。所謂“融入”，是在這個新國度新環境中讓自己的身心與新的社會生態達到平衡一致。這需要積極地參與澳洲社會生活，真正融入澳洲社會。在他們獲取成功的不懈努力中，他們對這片土地、這個國家、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萌生了越來越強烈的愛，也建立了越來越深刻的了解。

中國藝術家來到澳洲後，同樣面臨著一個“融入”問題。畫家陳秀英以一幅大型風景畫《悉尼中央火車站》獲得了澳洲溫風風景水彩獎，這是中國畫家融入澳洲主流畫界的典範。

黃梅女士送上一首《送媽媽一束康乃馨》，感人肺腑。

曹育林《揚州小調》輕鬆歡快。沈嘉蔚不單是馳名澳洲和中國的歷史畫家，他的文字功夫在華文壇也得到公認。他對也是畫家的妻子所創造的世界和她身處的世界的風趣的刻畫和對邦定網畫家村的描述，體現出了一個藝術家的文化素養。

弘妃女士演唱的京劇《貴妃醉酒》，京腔京調，繞梁在悉尼喬治河市政小劇場。

方圓女士的《一杯美酒》是一杯歡樂的酒，慶祝的酒。

在《Too Blue To Be True》主題曲中，主持人趙立江先生畫外音再次響起：人生意義人生價值是什麼？這些故事中都已表明，為接納自己的澳洲做出了貢獻，為弘揚普世價值做出貢獻，就是自己人生價值的實現。

三十年滄桑桑田，八千里路雲和月，風已吹過，花已綻放。我們會記住我們在澳洲大地上走過的路，記住在免不了崎嶇艱難的路上留下的足跡；我們會記住我們的勞動成果及其帶來的歡樂，記住時光，記住愛，記住無痕的歲月，期待明天會更好！最後的大合唱，把演繹會推向了高潮，在演員們的領唱下，全場觀眾一起唱起了《明天會更好》。

主持人康妮和趙立江宣讀感謝